

香港艺术家联盟最佳作家奖得主

林燕妮作品选

● 铁蝴蝶

出版社

香港艺术家联盟最佳作家奖得主

林燕妮作品选

铁蝴蝶



香港艺术家联盟最佳作家奖得主

林燕妮作品选

铁蝴蝶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曾凡益 蒋鸿雁 薛 亮 周海彦
装帧设计 宋丕胜
责任技编 廖婉娴 李镜明

林燕妮作品选

铁蝴蝶

〔香港〕林燕妮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20 千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册

ISBN 7-80615-137-0/I·28

全套（共 16 册）总定价：124.80 元



作者玉照

作者简介

林燕妮出身名门，自幼受到极佳的教育。17岁进入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遗传学，得理学士衔。后又获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硕士衔。先后发表散文、小说作品数十部，声誉鹊起，于1989年底荣膺“香港艺术家联盟最佳作家奖”。

作者是一位极具人生追求的女性。孩童时期，学习过芭蕾舞和现代舞10年，曾是加州大学舞蹈团的女主角。初入社会，便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当了司仪，并荣获“最佳司仪及天气女郎奖”。后从事广告行业多年，出任跨国广告公司行政总裁。现致力于文学创作。

文学艺术的修养和饱览东西的开阔视野，使作家对生活美情有独钟，在海外娱乐圈中一举摘取了两项桂冠：“衣着最佳女性奖”和“最具魅力女性奖”。1993年，《东》周刊赞其为“掌管香气和音乐的神秘而幽艳的女神”。

用香水写的小说

——序林燕妮的“爱情小说”

金 庸

有一天晚上，五六人在林燕妮家里闲谈，谈到了芭蕾舞，林燕妮到睡房去找了一对旧的芭蕾舞鞋出来。鞋子好久没穿了，但仍留存着往日的爱娇与俏丽。她慢慢穿到脚上，慢慢绑上带子（Degas 粉笔画中的神姿吗？），微笑着掂起了足尖，on point 摆了半个 arabesque。她眼神有点茫然，记起了当年小姑娘时代的风光吗？

我想小姑娘林燕妮没有大姑娘林燕妮好看。她现在的好看之中混和了许许多多知识、眼界，从书中和音乐中得来的气质，纽约、巴黎、罗马等大都市氛围的浸润，微微成熟的芳香，法国叫做 chic et elegante 的。

这些气质，飘在她的散文里，在她粉红色的枕头边，纯白色的沙发旁，紫色而洒满了香水的信笺之中，浮在她 chinchilla 毛皮的地毯上。枕头、沙发、信笺、都是真的，那奢华得不成体统的地毯，只是她的想像。她的小说也是那样的——精细，雅洁，有时奢华得有点“暴殄天物”（像《人家的男朋友》之中那个东尼所说的）。

任何文章都是文如其人。林燕妮的小说是用香水写的，是用香水印的，读者应当在书中闻到香气。虽然，油墨中并没有真的香水，但你读着的时候，不是闻到了成熟的小姐们的华贵香水吗？

她的小说有点散文化，用小说的形式来欢笑和叹息，但更多的是一些无可奈何的惆怅，许多排遣不了的愁闷。她把女性的心理细细雕琢、细细描绘，她所写的都是大都市中成熟的美丽而有钱的女性。她们的烦恼和愁苦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往往是她们自己的任性和高傲所造成的，然则，这毕竟是真实的哀伤。很少会有人把大都市中这些有钱小姐的烦恼写得这样真实。拭在瑞士真丝手帕上的眼泪，也是痛苦的眼泪，虽然，轻柔的手帕永远擦不痛眼角。

李清照，朱淑真，以及中国古代许多闺秀作家留下来的诗篇，有些真的十分深刻，十分动人，只是内容太千篇一律了，始终是“闺怨”。现在女作家写小说，题材就可变幻万千，人物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个性。林燕妮的小说都是“爱情小说”，但因为角色的身份、个性不同，就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爱的方式，但整个说来，仍是一个主题的变奏。这主题是：“女性因得不到理想的爱情而烦恼”，理想太美丽，而人世太平庸。文学创作的推动力之一，是头脑中美丽的想像在浊世中无法实现。男人有宗教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种种主题；对于女作家，不论古今中外，唯一的主题始终是爱情。

林燕妮笔下许多女主角都很可爱。“盟”中的女鬼、“十小时”中的海伦，“痴悼”中在水上放烛盏的女郎，我尤其喜欢。而她笔下那些男人，相形之下就差得远了，甚至“短短的梦中”那亿万富豪杜先生，也实在不值得女主角为他做梦，不过她的未

婚夫更糟糕，但人总是要做梦的，那就没有法子。世上男子皆如是，可爱的小姐们，怎么能不烦恼呢？读林燕妮的小说，使男子们不觉都有贾宝玉式的自卑，天下男人都是泥做的，女子都是水做的。不过林燕妮写得很真实，在爱情上，天下男子的确似乎都是泥做的（她以后再写小说，把天下这些泥娃娃们用彩笔涂上一些好看的色彩吧，否则，小说中那些美丽的小姐们仍会继续烦恼，而读者们仍将为这些美丽的小姐心疼）。

说她写得很真实，因为在她笔下，在这个尖端的工商业大都市中，男男女女在爱情上也摆脱不了工商界的价值观念。那些“嫁不掉的美女”所以嫁不掉，不是因为她们的条件不够好，而是条件太好了，男人们娶不起，好比一颗三百克拉大钻石，在玻璃柜里散出璀璨华美的光芒，普通人连看一眼也不敢，更不用说去问问价钱了。小说中许多美女的惆怅，都是因为男女间的配不拢而产生的，这是现代化的“门当户对”，很不罗曼蒂克，但很真。

幽 香 若 兰

——《林燕妮作品选》大陆版序

林燕妮女士在香港、在海外是华人读者中无人不知的名作家，她的几十部小说和散文多年来畅销不衰，其中许多部已经再版了十几次。然而，对大陆多数读者来说，她的名字和她的作品至今仍比较陌生。这并非是大陆读者孤陋寡闻，而是因为在此之前林燕妮女士从未授权任何出版单位在大陆出版她的作品。

几个月前，林燕妮女士给我寄来委托书，授权为她处理在大陆出版其作品的一切事宜。我为能尽这一份桥梁作用感到高兴，这显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其实，我和燕妮女士相识也才两年多。那是199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经友人介绍，她在香港维多利亚湾的一间大酒店的西餐厅邀我共进晚餐。三个人。厅里柔柔的灯光，不喧哗。透过明净的落地窗，可以欣赏到港湾和轮艇的灯火。我们一边品尝法国牛扒，一边轻松地交谈，从60年代我在法国攻读文学和70年代她在美国加州大学求学谈开去，无拘无束。此后，她来过广州，我又去过香港，每次都见面、谈心。每次都开

心。我们共同的感觉被燕妮女士在一封信中确切地表述出来了：“一见如故，实在令我欣喜；两见三见，更为愉快。您是很少有的人，在这时代这些日子里，清气如君者难见，优雅如君者亦难得”。确实如此，燕妮女士给我的印象不仅是美丽和智慧，而且清纯如泉，芬芳如兰。初次见面结束时，她送我几本她的著作，我回赠了一本小书。我开始阅读她的散文和小说。真是文如其人，清纯而又丰富，浪漫而又深刻，仿佛飘溢出芝兰的幽香。难怪《东》周刊九三年底评选出港埠八大作家时将林女士列为第五，称之为“乾闥宝”（梵语译音，意为掌管香气和音乐的神秘而幽艳的女神）。

正是这样一位人品与文品都不俗的林燕妮女士，我要热切地把她介绍给国内广大读者。我深信，读者朋友们会非常非常喜欢她的作品，会同样惊喜地发现从中流出的一泓清泉，飘出的一缕幽香。

聘如
九五年夏

目 录

蝴蝶本不是铁造的.....	(1)
他送给她一双翅膀.....	(9)
荷戈泪影独上战场	(32)
飞翔是条寂寞的路	(47)
红烛映照人在何方	(70)
铁骨柔情共对世界	(92)
孤军作战雄心遇挫.....	(115)
负重千斤愈战愈勇.....	(139)
比翼齐飞正义胜利.....	(166)

蝴蝶本不是铁造的

不认识王文蔚的人都羡慕她，跟她只有五成交情的人都不大放心去喜欢她，跟她深交的人都爱她。

王文蔚是个什么人物？

她从来很少向人解释。

此刻她坐在她那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放着直径六尺的粉红半圆办公桌子，像半个大糖圈，沿边镶了金丝，黑皮的大班椅子。

背后是一列从墙左到墙右，由地板到天花板的粉红色书架和文件柜了。

另一角，有个门后镶了全身镜子的衣柜。

从早上九时上班直到鸡尾酒会、晚宴、舞会，有时她一刻都没能抽空回家，只好把几件适合各种场面的衣服挂在公司里。

另一边，是一列L字型沙发，亦是粉红色的。炭灰色的地毯上有张黑色玻璃的铜边茶几，方便与访客聊天。

再过去，是张五尺直径的中型炭灰玻璃圆桌，围上一圈椅子，方便她跟职员开小组会议。

另外两个大会议室，开大会时才用。

她正在看着“南华早报”的访问发笑，访问者形容她是个

“商业头脑敏锐，不好对付的女人”，访问者说这是广告界的男人对她的印象。

她那粉红色的办公室，是城中唯一女强人会采用的颜色。

一般正常的男性，都认为那柔和的女性化颜色令他们松弛舒服。何况，王文蔚有副轮廓分明的夺目脸孔，葫芦形的身材，和极其修长的双腿。

极其女性化的办公室，掩藏了她大刀阔斧，爽快利落的一面。

当年设计师问她想怎样？

她说：“随便，只要不超过预算便行。”

之后她便不过问，为让他去做。

所以人都认为粉红色的董事总经理办公室是她的主意，其实她想都没想过。

办公室，女人的办公室，总是女性化好点。

她已经讨厌城中的女强人剪得像男人般的头发，佐治奥、亚曼尼套装、仙奴皮包、卡地亚耳环的公式装扮，和一脸冷漠的表情。

亚曼尼是好的，仙奴的皮包，像制服，她不怎么喜欢。卡地亚的高贵珠宝类是极好的，至于那什么 lemust 系列，她便觉得可免则免了。

那是太 Yuppie，太优皮士了，而这潮流，亦近尾声，她嗤之以鼻。

王文蔚觉得，“年轻都市行政人员”这名堂，比什么都平凡纳闷，挟着公事包的男人都变成一个模样，胸无大志，只求练精学懒，打份好工，下班搓麻将，比女人还女人的假雄性动物。

反观女孩子们，做到晚上八、九、十、十一点还在做，责任心比什么都重。

这七年来，王文蔚的广告公司做得不错。

今年她特别忙，因为有五家跨国集团想收购她的公司。

看看腕表，三时四十五分了，四时正，美国的杜伦广告集团的代表便会来，他说这回会告诉她收购的价钱，初步的讨价还价。

王文蔚早已打好主意，所以也不紧张，看见创作部的撰稿员佐治在她永远打开的门外探头探脑，便招手叫他进来。

佐治是个健硕高大，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虽然肌肉贲起，心灵却弱小得很。

“王小姐，我看坚叔没什么用，向我说一个产品特征和客户要求，便说足两小时，还要每天重复一次。这样的人可以做客户服务总监吗？”佐治几乎每隔一星期便投诉坚叔一次。

坚叔五十多岁，是公司里面的客户服务总监之一。

王文蔚微笑：

“你的创作稿写得快，他不会每天重复一次了，你老不写，他便老重复了，他是一番好意，认为你新入行，不明白。”

“他把我烦死了。可不可不做他的客户？”佐治皱着眉。

“不可以。”王文蔚觉得这小子妙想天开，才上班半年便想挑易做的工作来做，甚至想以投诉攻势把经验比他多三十年的老臣子踢走。

王文蔚五分钟内把佐治打发了出去。

人的态度是要比较的，坚叔是出名的长气袋，不是攻的人才，但守得牢生意。何况，坚叔从来没在老板娘面前说过佐治半句不是。

佐治出去了，西西进来了，她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客户服务部经理，晚上做到七、八、九、十、十一点那类。

西西坐下，一贯的口快手快，交给了王文蔚一个白信封。

王文蔚看看腕表，三时五十一分，访客快到了，她要在九分钟内解决西西的事。

“西西，为什么你们总选我最忙的时候来递辞职信？”王文蔚碰也没碰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的白信封。

西西诧异地问：

“王小姐，你连信封都没打开，怎知道那是辞职信？”

王文蔚望了她一眼：

“看你的神色便知道。”

“是朱莉告诉你我跟她有争执的？”西西几乎肯定了。

“不是，你和朱莉两个都没有告诉过我些什么，但我知道你们之间有点不妥。”

管兵管将七年了，王文蔚几乎一踏进公司，嗅嗅气氛，便直觉到有什么事情在酝酿。

西西不由得佩服，但也不由得不说：

“王小姐，我的原则是，要是大家做同事，我便不说人坏话，我要是说了人坏话，目的不是要人家走，而是我要走，不然我没种。”

西西一轮急口令的说下去：

“朱莉做事不合作，态度恶劣，前天还用录影带劈头劈脸的掷我，要寄出的广告还没寄去台湾，因为她明知我那组人没有入台证，而时间到了，急得我，昨天临急临忙托加拿大护照的丹尼搭乘夜机亲自带过去，她这般的跟我作对，叫我怎么活下去？”

“西西，你的表现一直很好，我很欣赏你。”王文蔚说。

“我知道，我也很感谢你，但正如我说，说过人坏话便要走了。”西西洒脱地说。

王文蔚细看这脾性比男孩子爽快利落的能干女孩，红着脸颊，眼眶微微有点不舍的泪光，但一脸已打定的主意，而又十分决心的神情。

“西西，你已经找到另一份工作了吗？”王文蔚在西西的神情

中已看到了答案：“是去鼎立广告公司吧？”

西西又愕然了一阵：

“你怎知道的？”

“那是最接近的猜测。”王文蔚说：“但我希望你知道，我是不想你走的，十分可惜。”

“我走定了了，我已经找到了工作，朱莉没有。既然我们相处不下，而我们两个对你都同样有用，这不如我走吧。这只是我和朱莉的私人不和，我可没说她对公司没用。”

王文蔚没再说什么。

她喜欢西西的光明磊落，她舍不得失去她。

同时她也预料得到，在西西离职后几个月内，西西会把那组跟着她工作的女孩子逐个挖去鼎立广告公司。

这些准女强人，都比男职员们心硬手辣。

但这是她惯见的事，广告行业的世界就是如此，感情是一回事，交代清楚是一回事，在事业上往前奔又是另外一回事，三者是分开来计算的。

她要做的不是设法挽留留不住的西西，而是在第一时间叫客户总监别聘一组猛将。

她把西西的辞职信搁在一旁，没有看。

四时正，秘书碧碧进来了：

“马克·铎德先生到了。”

“请他进来。”

马克·铎德是杜仑广告集团的香港公司总经理，王文蔚和他是认识的，好好先生，工作能力和人缘都蛮不错。

她不满意的是杜仑公司只派马克来跟她谈。马克人再好，也不过是香港一地区的总经理，虽然香港杜仑公司的生意额也以亿计，但马克始终不是美国杜仑总部的人，属于没见过大

买卖之类，假若美国总部依他的提议出价，便不会高到哪儿去，他的脑袋根本想像不出比较大的数目字。

她不甚乐观。

寒暄了一阵，马克终于谈到数目了：

“你说过，广告公司的生意额虽大，但支出也大，纯利很低，每年不够买一层楼。这儿我们用三百万港币买你的公司，可以买层过得去的楼了吧？”

王文蔚几乎没笑得掉下椅子来。

“三百万买我们一年？让我休息一年，明年还给我？”

“文蔚，这是收购你的公司。”马克还以为她期望中的只是这个数字。

“马克，忘掉收购的事好吗？”

“你说什么？谈了半年，你却叫我忘掉收购的事？三百万是笔不少的数目啊！”

“不如这样吧，马克，我付你三百万港币年薪，你来替我工作，一样总经理职衔，签三年合约，九百万。”

马克微微摊开了他的大手掌：

“我不明白你在搞什么鬼？”

“我现在想聘请你，你跟杜仑还有多久合约？”

“还有一年多。”马克瞪大他那圆圆的蓝眼。

“那真不巧，一年后再谈。”

“谈什么？”

“谈你受不受我聘请的事，我们的营业额一直在增进，我需要更多有经验的人。”

“那收购的事呢？”

“请你转告总部，谈不成了。”

“那末你可以还我们一个价。”马克说。

“没有价还。”王文蔚侧头一笑。